

辽宁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形式与本质：康乾时期中西礼仪之争中的文化冲突与权势较量

姓名：张雅婧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历史学

指导教师：谢景芳

20090401

摘要

内容摘要:

18 世纪, 欧洲社会在经济及文化领域已然发生了巨变。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之中, 清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西方使团则纷纷来华以谋求商贸特权, 除英国以外基本都遵行了“三跪九叩”的觐见礼仪。天主教传教士从明朝中期就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利玛窦规矩”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基本方式。

中国礼仪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性质的界定。利玛窦把中国的祭祖祀孔礼仪解释为世俗性的。这种解释的权宜性引发了耶稣会内部及耶稣会与天主教其它修会之间关于“中国礼仪”的争执。此时西方教廷对“中国礼仪”持谨慎态度。但当康熙帝在 1700 年以赞成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介入礼仪之争后, 礼仪之争开始变成罗马天主教神权与中国君权之间的政治交锋。罗马教廷于 1704 年发布禁绝中国礼仪的教谕, 并派遣铎罗主教来华传达教谕及将中国教区直接收归教廷管辖。1706 年 12 月 17 日, 康熙帝下达了驱逐令和领票令。至此中西礼仪之争完全演变成罗马天主教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对中国天主教控制权的争夺。当教廷使节嘉乐来华(于 1720 年 11 月 27 日抵京), 重申其前述两点要求时; 康熙皇帝采取强硬态度和措施, 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西方有“政教分离”的思想而中国则相反, 故而此次中西“礼仪之争”的本质是天主教神权和中国君权之间的权力争夺战。

马夏尔尼使华时拒行“三跪九叩”之礼, 引发了中英“觐见礼仪之争”。“觐见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中英“外交观念”的不同。盛清时期的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只存在朝贡制度一种模式。故而清王朝必然会主观地把英国归入朝贡体系之中。而英国则有“平等外交”观念, 并在使华时处处强调这种观念。中英“觐见礼仪之争”的本质是中国和英国如何建构彼此的关系, 即双方是按照朝贡体系的尊卑原则来建构中英之间的关系, 还是按照西方的“平等外交”来相互交往。同时英国使团的商业使命与中国既定贸易秩序之间的矛盾, 亦是当时中英之间的重要冲突。

就“礼仪之争”对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来说。西方对中国“礼制”的冲击会动摇中国原有的政治秩序。并且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并未给中国带来近代化的主要元素。更有甚者, 礼仪之争后西方对华印象的逐渐改变为其发动对华战争提供了借口。

清朝统治者在处理中西关系的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了西方势力的威胁, 故而对其严加防范; 这正是其维护统治的需求, 而不是“保守自大”的表现。实际上, 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了双方在礼仪风俗上的不同, 即便是西方人对礼仪之争亦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造成中西冲突的根源就并不仅仅是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仅仅是权利争夺的屏障和借口。故此, “礼仪之争”所产生的后果及其责任似不应简单归咎于清朝统治者。

关键词: 康乾时期 中西交流 礼仪之争

Abstract

Content: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d drastic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At the same period China was in the Golden Age of Kangxi and Qianlong. The rulers of Ch'ing Dynasty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 restrictions on overseas trade. Western countries sent missions to China for trade privileges. Exception for Britain, all the other country's missions basically complied the Chinese etiquette to meet the Chinese emperor, which was "worship on bended knees three times and kowtow nine tim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medium-term Catholic missionaries began to enter China for missionary work. "Matteo Ricci rules" had become the basic form of missionary work for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focus of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was how to de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rite. Matteo Ricci considered that Chinese worship rituals for ancestry and sacrificial rituals for Confucius had secular nature not holy nature. The practical explanation led dispute about "Chinese rites" not only between the internal of Jesuit but also between Jesuit and others. At this time the Holy See dealt "Chinese rites" with caution. However, when 1700 AD Chinese Emperor Kangxi involved in the Chinese rites with a favor attitud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ituals, the dispute began to become a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divine right of Roman Catholic and the monarchial power of Chinese Emperor. In 1704 the Holy See issued the command to ban Chinese Rites and sent Cardinal De Yournon to China for conveying order and carrying China diocese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Holy See. December 17th, 1706, Emperor Kangxi issued the deportation order and votes-get order. In this case the "Rites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ully became a fight for the control of Chinese diocese. When Vatican diplomat Messabrba arrived China (in November 27th, 1720 to Beijing), reiterated its request; Kangxi Emperor adopted a tough attitude and measures to prohibit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Westerners in China. It is an idea that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western but not in China. Therefore, the "Rites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s a battle between Roman Catholic theocracy and Chinese monarchial for power and right.

When Macartney had arrived China he refused to comply the Chinese etiquette to meet the Chinese emperor, which was "worship on bended knees three times and kowtow nine times". It led "emperor-meeting etiquette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What behind this controversy are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diplomacy". At that time, Ch'ing Dynasty had his prosperous period and only one way for dealing with foreign relations, which was tributary system. Therefore, it was inevitable the Ch'ing Dynasty brought Britain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subjectively. In contrast with china, the Britain has a concept which says "States are equal". So the Britain missions stressed this view by various methods. The essence of "emperor-meeting etiquette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s how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other words, which rule should be adopted, the Tributary System with the principle of inferiority and superiority, or the Western diplomacy with equality, is the focus of contradi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other majo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the commercial duty of The Britain mission and the trade order of China.

Then we should talk about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controversies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bjectively. The behavior of the West is a collapse power to Chinese "Etiquette Order" .It would undermine Chinese existing political order. At that time the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has not brought the key elements of modernization. Even worse, after the controversies, west gradually formed a bad impression of China, which has provided a pretext for war against China.

Deal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oly See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 Ch'ing dynasty rulers gradually had a growing recognition that the Western forces were threat to Chinese, they were on their guard. This is the dema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rather than "conservative and arrogant" attitude. In fact, China and the West recognized the custom different between them both; even the Westerne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wo controversies. So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not the only root, which caus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ultural conflicts are just barriers and pretexts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and powers. Therefore, not only the controversies but also the consequences should not be simple attributed to the Ch'ing dynasty rulers.

**Key words: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s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Rites Controversy**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承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他人和其他机构已经撰写或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对本人的启示和所提供的帮助，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雅婧

学位论文版权的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辽宁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及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复印件或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文授权辽宁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并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并且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使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雅婧 指导教师签名： 谢季芳

签名日期： 09 年 6 月 10 日

序言

1. 选题的主旨和意义

18世纪前后的中西交往具有深远意义。此时的西方已处于崛起扩张的历史转折点上，人文主义的复兴撼动了神学传统社会的根基，科技的发展与随后的商品输出催化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正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发展：“康乾盛世”足为世人称道。中西交往不断深化，逐渐具有了新的特征。西方传教士来华掀开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西方使节访华敲响了清帝国的大门。宗教文化交流与政治接触相继而至。由于中西两种文化性质的巨大差异，在双方逐渐由浅入深发生接触之后，必然会在文化礼仪等诸多方面产生误解与冲突。杜尔克姆和格尔兹等社会人类学理论认为：“礼仪最集中地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制度和信仰。”就这一特定时期的中西交往而言：双方的摩擦和冲突多以“礼仪之争”的特定形式表现出来。西方教会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时遇到了如何处理“中国礼仪”这一难题，而英国使团来华亦碰到了礼仪方面的难题。康乾时期中西之间关于礼仪的矛盾越发突出。集中表现为“中国传统礼仪之争”和“觐见礼仪之争”。无论是“中国传统礼仪之争”还是“觐见礼仪之争”，都是中西方交往中的大事。两次礼仪之争前后相续，密切联系，不仅显现出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明相遇之时的文化差异和沟通梗塞，以及西方势力扩张对中国传统文化信仰和政治原则的冲撞。更为实质的是，表现了双方不同政治形态对权利的追求和支配地位的争取。对“礼仪之争”的研究可以揭示这一时期中西方冲突和矛盾的实质。

然而历来对于礼仪之争的研究，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评价礼仪之争时多持以下观点：清帝国的狂傲自大、不知变通造成了中西交流的障碍，礼仪之争就是其具体表现。这种观点站在西方势力全球扩张的立场上，把中西交往中的矛盾归因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先天保守性。我认为此种评价有失客观、公允，更多地带有主观情感色彩和所谓落后先进的主观价值判断。此外，这样的结论不仅失之于简单化，而且也无助于认识文化交往中双方固有利益维护的必然性以及国际交往中协商与主权原则的形成规律。此外，在所谓“礼仪之争”的概念中，也有必要强调和区分其形式和本质。“礼仪之争”即不仅仅是宗教礼仪问题，也不仅仅是外交使臣的觐见礼仪问题——礼仪问题是形式，而之所以要“争”，正在于其中双方都很难放弃的价值观与是非标准；以及主动与被动、扩张与防范、要求与自主等的一系列属于主权范围的原则。因此，本文试图再次解读这两次礼仪之争的性质和意义。希望其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学术界对“礼仪之争”这一概念的模糊认识。

2. 以往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1) 中国礼仪之争的先行研究

“中国礼仪之争”是欧洲教会和文化学界的传统研究题目。作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当事者如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罗马教廷及欧洲哲学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理雅各、缪勒都多有论述。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对儒家文化性质和特征的断定，并多用基督教的宗教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化，所注重的是“中国礼仪之争”对西方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近年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的一大批中文文献的开发给“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突破。钟鸣旦(Nicolas Standaedat)等西方学者率先使用中文文献进行研究。李天纲、林金水、黄一农、韩琦等中国学者亦在相关的研究中运用中文文献，这使得“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具有了新的中国视野。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李天纲博士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①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并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作者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全面地评述“礼仪之争”的历史、汉语文献及其文化史意义。此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系统的介绍并运用了一批原藏于罗马教廷档案馆的有关“礼仪之争”的中文原始文献。南开大学张国刚教授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②系统详尽的论述了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经过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吴莉苇的《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③亦是一本关于礼仪之争的专著，书中详尽叙述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整个过程。

上述关于“礼仪之争”的研究，将研究重心放在宗教文化方面。由于研究领域的不同，上述专著都没有提到中西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觐见礼仪之争”。

(2) 觐见礼仪之争的先行研究

对觐见礼仪之争的研究需要先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起。费正清把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模式归结为“朝贡制度”。其于1968年将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费正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的朝贡体系是英使马戛尔尼使华的障碍。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固有政治文化体系冲击的失败，使中西之间无法进行更为广泛的交往。中外关系史学家朱杰勤则认为侵华是英国的既定政策，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只是为了窥探虚实，乾隆皇帝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维护了中国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版。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朱雍在《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①中，对乾隆帝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过程中政策的转变进行了阐释，指出这是乾隆帝对外观念日渐保守的结果，并对其政策所造成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评述。1989年，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出版《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②一书，书中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中英接触的背景，各自所持有的观念及是否行三跪九叩礼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同时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出版《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中译本改译书名为《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③该书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对马戛尔尼使华时的礼仪冲突进行研究。何伟亚在其研究中把英国与大清帝国之间自1792年以来的冲突，视为两个扩张中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每一个帝国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关注，且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他们自己的主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开玺的研究成果《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④是一部关于清代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学术专著。此书围绕中外外交礼仪之争展开研究，主要阐述的是清王朝外交礼仪和外交方式的变化。其于2008年发表的文章，《清代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则表现出一种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研究问题的倾向。其认为清廷所坚持的是与本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外交礼仪与规矩，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具有保守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的作用。

3. 本文的结构与研究特点

第一部分描述了礼仪之争发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18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自觉或不自觉的寻求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而此时具有悠久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中国在清朝皇帝的统治之下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同时清政府不断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西方使团则纷纷来华以谋求商贸特权，除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使团基本都遵行了“三跪九叩”的觐见礼仪。天主教传教士从明朝中期就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利玛窦规矩”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基本方式。

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根源起因和经过，说明中国传统礼俗和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矛盾。然后着重论述当康熙帝介入中国礼仪之争后，这一事件所发生的变化及结果，揭示出此次中西“礼仪之争”的本质是中国皇权与天主教教权之间的矛盾。

第三部分首先介绍中英“觐见礼仪之争”的发生和发展，分析在这一事件背后中英“外交观念”的根本差异，揭示出“觐见礼仪

^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之争的本质乃是中英双方对彼此身份的不同界定。并说明觐见礼仪之争并非当时中英冲突的唯一原因，英国使团的商业使命和中国既定贸易秩序之间的矛盾，乃是当时中英之间的重要冲突。

第四部分着重分析礼仪之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对“礼仪之争”的认可会使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发生动摇。与之相对的是，此时的中西文化交往并未给中国带来近代化的主要元素。更有甚者，礼仪之争后西方对华印象的改变为其发动对华战争提供了借口。

第五部分旨在重新评价礼仪之争。首先，清代统治者对西方势力的严厉态度正是因为其对西方势力威胁的认识。其次，即便是西方人对礼仪之争亦有不同的理解。故此，“礼仪之争”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其责任似不应简单归咎于清朝统治者。

“礼仪之争”是中西方冲突的具体事例，对“礼仪之争”的分析即是对中西方不同文化的解读。以往中西学者在研究“礼仪之争”时，有两种倾向。一种将研究重点放在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侵略方面。另一种则是采用美国学者费正清“挑战——回应”理论来解释中西之间冲突的原因。这种理论模式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任何传统社会都必须经历转型到现代社会的痛苦。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成了一对反义词。在这种理论模式之下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就成了中国回应西方挑战的障碍。这种理论使得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容易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清朝 19 世纪的衰败和崩溃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接受西方的制度及文化。清朝统治者的保守和妄自尊大是清朝的灭亡和西方侵华的主因。国内的学者多多少少受到这种理论和观点的影响，而实际上此种理论是一种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近年来美国学者柯文主张从中国而非西方的立场和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即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受此观点影响，本文力求从清代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来研究“礼仪之争”，所关注的是在“礼仪之争”这一过程中清代统治者的反应和“礼仪之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许多学者在研究“礼仪之争”这一问题时，多是对中西冲突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和思考。而较少言及中西双方对不同权利的追求。本文试图展现“礼仪之争”背后中西之间的权利之争。

4. 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标题中“西”指的是当时的欧洲。明清之时中国与欧洲接触，把欧洲称为“泰西”或“远西”。晚明盛清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用“西洋”这一概念来特指欧洲。本文中的“西方”与现代专指欧美文化的“西方”这一概念有所不同。

第一种礼仪之争在学界原有特定的词语“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本特指从 17 世纪中叶持续到 18

世纪中叶，在中国传教士之间及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①随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这一概念出现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来讲中国礼仪之争只是指18世纪初年康熙皇帝和罗马天主教教皇之间的那场论战。^②本文中的“中国传统礼仪之争”，特指18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康熙帝与罗马天主教教庭之间的，围绕以祭祖祀孔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是否与天主教基本教义相悖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故而本文中的“中国传统礼仪之争”与狭义的“中国礼仪之争”是相同的概念。学术界在研究第二种礼仪之争即“觐见礼仪之争”时，多采用“外交礼仪之争”这一提法。这是因为许多学者是从清代外交礼仪及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角度来研究和思考问题。把马戛尔尼使华这一历史事件放到中国近代中西外交史的研究框架中来理解。认为马戛尔尼使华时的礼仪冲突是中西近代外交冲突的显例。本文采用“觐见礼仪之争”这一提法，以示研究视角的区别。中英“觐见礼仪之争”，是指因18世纪末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拒行“三跪九叩”之礼，而在以乾隆帝为首的中国官僚机构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之间，围绕着觐见礼仪展开的斗争。

^①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45页。

^②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页。

一、礼仪之争的时代与文化背景

（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与欧洲社会的巨变

早在18世纪之前西方社会就已经进入了以“大航海”为标志的经济扩张时期。欧洲的主要国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经济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变化，天主教宗教神学已不能在文化界一统天下，人文主义思想在西方兴起，路德教、加尔文教、英国国教等反对天主教教廷的新教纷纷兴起。宗教改革的冲击，使得天主教教廷失去了欧洲大片领地。天主教内部亦出现了如耶稣会等新兴修会，各修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欧洲形势的变化促使天主教各修会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海外传教事业。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并确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对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迫使英国放弃了在欧洲的霸权争夺，转向海外市场的经营。天主教会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愿望和西欧国家海外贸易扩张的需求成为西方传教士和使团来到中国的主因。

（二）康乾盛世时期的对外政策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统治的黄金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百余年间，中国国力强盛，国家安宁，人口增长；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到达了极致。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出现繁荣之势，中国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成为重要的贸易物资。到了清初，因郑成功反清势力占据台湾，西方势力又不断侵扰东南沿海；所以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直实行海禁。至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海禁重开，对海外贸易实行有限制的开放政策。1685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放黄浦、厦门、宁波和云台山，并设置江浙闽粤四海关征收关税。同时设立行商垄断中外贸易。荷兰最早获得与广州进行贸易的权力，英、法等国也在广州设立商馆进行商贸活动。而到了康熙五十六年则正式颁布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的法令，开始严厉限制海外贸易。至雍正五年（1727）取消康熙禁令，准许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但限定出入港口为厦门、虎门，限定出口和回归的日期，限定出洋携带的粮额，凡出洋船只严格登记造册，限制出洋船只携带武器，重申铁锅禁运。同时只给予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从事南洋贸易的特权，但将在澳门的葡萄牙船只严格控制为25艘。

乾隆年间，中英之间发生多次贸易冲突，如1740年巴达维亚红溪惨案，1743年英国兵船闯入虎门事件，1755年英船径往浙江贸易事件。故而乾隆皇帝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管理。1744年制订《管理澳夷章程》，次年建立保商制，在行商制中进一步推行保甲法。在1757年将多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1759年底制订《防范外夷规条》，形成了一套外贸管理体制，《规条》包括：永行禁止

夷商在广东省住冬，夷人到粤需寓居行商对其管束稽查，查禁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禁止外夷雇人传递信息，并派营员对夷船进泊处进行弹压稽查。^①

清朝对海外贸易的限制，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葡萄牙及荷兰使团纷纷使华以求改善和扩大对华贸易。而清朝实行朝贡贸易，只有作为清朝的“朝贡国”才有享有种种贸易特权。清代统治者以对待“朝贡国”的方式对待葡萄牙和荷兰使臣。两国使臣虽有所不满但仍基本遵循了“三跪九叩”的觐见礼仪。葡萄牙和荷兰的“柔顺”暂时避免了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俄国人在第一次使华时，坚决反对执行中国的“觐见礼仪”，使得使团无功而返。当俄国使团再次来到中国时，中俄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康熙帝亲自从俄国使臣手里接过国书；俄国使臣则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遵守了“觐见礼仪”，完成了其外交使命。此时，无论是葡萄牙、荷兰还是俄国都未对中国固有的朝贡制度产生冲击。而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的“礼仪之争”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此时的英国已经具有了影响全世界的实力。

（三）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播

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先在澳门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由于罗马教廷自身力量有限，故而把经营东方传教事务的权力交予葡萄牙政府，使得葡萄牙政府的海外殖民当局获得了处理东方传教事务的保教权。1557年葡萄牙人入澳，耶稣会士亦随之而至，在澳门建立教堂发展教徒约600人。1568年，耶稣会会士加内罗出任澳门第一主教。加内罗主教试图在广州开设教堂而未获成功。利玛窦来华后打开了在华传教的新局面。以澳门为基地，利玛窦先后在中国内地肇庆、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设立教堂，吸收了大批中国教徒入教。清朝初年，全国大中城市共有30所大教堂，教徒约达15万人。至1700年全国的教徒则发展到30万人。^②

中国传教局面的开拓当归功于利玛窦的传教方式。耶稣会自创始人罗耀拉起就确定了两大传教原则：一是走上层路线，即与主流社会保持良好的关系；二是本土化方针，即一种倾向以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和风俗为必要条件的灵活传教方法。^③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遵行这一原则并根据其自身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创立了一种后来被康熙帝称为利玛窦规矩的新传教方法。它包括在四个方面适应中国：生活方式、神学术语、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换言之，利玛窦采取了一种基督教神学本土化的方法，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

^①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9页。

^② 德理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82页。

^③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46页。

文化相结合^①。同时为了赢取中国士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利玛窦实行“知识传教”的方式，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敲门砖。西方传教士凭借自身在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和火炮武器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同时在一部分中国士人的眼里，天主教教义可以“补正儒学”。故而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传教区获得了成功：基督教得到了一部分明末士人的认同。如著名的基督教三柱石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都是这一时期入教的，受洗人数也大大增加了。但明末士人接受天主教不是为了学习西方科技就是为了补正儒家学说，徐光启解释其信基督教原因时承认，其信天主教，并不是放弃儒教，只是认为信天主教乃可以辟佛教之谬说，补儒教之不足。但是基督教教义与儒教伦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利玛窦的学说被一部分士人目为“假儒”而遭到反对。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并未真正解决中西方文化认同问题，并留下了传教效果与宗教纯洁性之间的矛盾。

二、中国礼仪之争

（一）中国礼仪之争的根源及其在教会内的发展

1. 中国礼仪之争的焦点及其根源

中国礼仪之争的焦点内容是对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性质的界定：到底是世俗政治性还是宗教性。天主教据此判断是否应该禁止中国基督徒参加祭祖祀孔等种种礼仪。对西方天主教会而言，辨析中国礼仪习俗中的宗教因素是维持其宗教纯洁性防止异端的必然之举。然而对中国而言“祭天”“祭祖”“祀孔”并称为儒家的三大礼仪，是儒家礼制的具体实践。“礼俗”在民间是每个人立身行事的规范与标准；在官方则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手段。任何改变破坏礼仪制度的举动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动摇和向统治权威的挑战。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否认“传统礼仪”即是对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否定。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生存，只能被迫理解适应和接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利玛窦“一看到中国的祖先观念和儒家思想，就知道这种思想是深植于中国人内心而牢不可破的。因此他认为传教士如果不承认中国的固有思想，就绝对收不到传布天主教的效果。”^②此外，尽管利玛窦认识到中国礼仪之中的迷信和宗教意味，却出于传教策略的考虑，把中国的祭祖和祀孔解释为世俗性的，认为其所具有的是世俗的道德意义而非宗教仪式的超越性色彩。对于祭孔，利玛窦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中国官员和士子“是为了感谢他（孔

^① 利玛窦的本意是“附儒补儒超儒”。但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份子反而倾向于用基督教教义来补正儒家学说。在神学术语方面，利玛窦则用儒家经典中原有的词汇加以解释。

^② （法）白晋著，冯作民译：《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版，38页。

子)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他们并不念什么祈祷文,也不向孔子求什么,就像祭祖一样。”^①一方面,对于国家意识和法律要求的祭孔礼仪,利玛窦持宽容态度,允许基督徒士子参加通过科考后的祭孔礼仪,认为这是政治性的礼仪。另一方面,利玛窦也承认中国礼仪中的宗教因素,故而禁止中国基督徒士子参加一年两度、有贡献牺牲行为的祭孔礼,并断定这种礼仪带有迷信意味。同时,对于祭祖,利玛窦则持保留态度。利玛窦如此解释中国祭祖礼仪:“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向逝去的祖先献供……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孝也。’(《中庸》)他们并非认为死人会来吃这些东西。他们说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达对祖先的爱戴及感激之情。有些人曾对我们说,订立这些礼法主要是为活人,而非为死人,即是说,那是为了教导子孙和无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看到有地位的人,侍奉去世的仍然像在世的,自然是一种教训。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们祈求什么,祝望什么,与偶像崇拜无关。”^②但同时利玛窦又说:“也许也能说那不是迷信。”^③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及其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定性是一体的,二者一道暂时掩饰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矛盾,成为后来必然还会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根源。这种解释的权宜性与各教派对权利的争夺交织在一起,最终引发了耶稣会内部及耶稣会与天主教其它修会之间关于“中国礼仪”的争执。

2. 天主教会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

利玛窦去世后,继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化民对其传教策略提出质疑,认为其所作所为违背了天主教基本教义。在龙华民和庞迪我的坚持下,耶稣会于1627年12月至1628年1月召开了嘉定会议。耶稣会内部达成共识:维持利玛窦的适应方法,但禁止使用“上帝”一词,改用“天主”这一既无损于基督教正统性也无损其纯洁性的术语。“嘉定会议”解决了耶稣会内部关于宗教纯洁和传教效果之间的争议,但同时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中国礼仪之上。

此外,与耶稣会存在传教方式分歧和利益矛盾的方济各会及多明我会也开始发难,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指责耶稣会士允许中国教徒祭祀祖先和崇拜偶像,并认为汉语里的“天”,是物质天——苍

^①原文出自《利玛窦全集》第一册,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发行,1986年,85页。转引自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20页。

^②原文出自《利玛窦全集》第一册,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发行,1986年,85页。转引自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20页。

^③原文出自《利玛窦全集》第一册,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发行,1986年,85页。转引自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20页。

天的意思，决不能代表天主教的‘天主’。”^①方济各会的李安当和多明我会的黎玉范在与耶稣会交涉未果后，将疑议提交给罗马教廷。这一举动使得“中国礼仪之争”引起了罗马教廷的关注。

远离中国教区的罗马教廷只能根据各方面的陈述来裁定有关中国礼仪的争执，故而其态度及裁议往往前后自相矛盾。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号文件，此文件反对中国基督徒祀孔祭祖。如对于“祭孔”罗马教廷回答：“这不能允许。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基督徒不应去参加。”对于“祭祖”罗马教廷则回答“中国基督徒完全不应在旁边参与祭祖，他们不应加入祈祷，或者任何异教徒的迷信祭祀活动。”^②1654年耶稣会士卫匡国为此专赴罗马辩解。1656年3月23日圣职部所发表的为亚历山大七世批准的部谕是罗马教廷对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二号文件。此次裁定则倾向于认同中国基督徒祀孔祭祖的行为，宣布祭祖和祀孔“看来纯粹是世俗性的和政治性的崇拜”。在没有迷信活动的情况下，中国基督徒可以参加祭祀死者的葬礼，甚至与异教徒一起参加；允许出席异教徒的迷信活动，前提是为了不招致敌意而不得不参加，同时要公开表示信仰。^③罗马教廷的这两道裁决都有一个保留条件，即“对于礼仪的描述是准确的”。这说明，教廷对于中国礼仪持谨慎态度，并未形成最终定论。此时关于中国礼仪的分歧和争论仅仅存在于西方教会势力内部，并未真正影响中国基督徒的社会生活，他们依然秉持传统参加各种祭祀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的礼仪之争，并无正式的清帝国官方势力介入，尚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西礼仪之争”。

（二）康熙帝的介入与中国礼仪之争性质的变化

1. 康熙帝的介入

中西之间“礼仪之争”正式爆发的标志为1700年11月30日以闵明我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将一份请愿书进呈给康熙帝，请愿书中叙述了其对中国礼仪一贯认识，并请康熙帝判断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希望能将中国官方意见作为断定中国礼仪性质的证据交付罗马教廷。请愿书是这样解释中国礼仪的：“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求福、祈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祖先出于爱亲之意，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唯尽孝亲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位，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之根源主宰，

^①（法）白晋著，冯作民译：《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版，38页。

^②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42页。

^③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31页。

即孔子云‘社郊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帝所赐匾额，亲书‘敬天’之字正是此义。”康熙皇帝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近师长者，系天下通仪，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①

中国皇帝的御笔亲书表明中国礼仪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礼仪之争由宗教文化争论变成罗马天主教神权与中国君权之间的政治交锋。

康熙帝之所以介入这场礼仪之争，自有其背景原因。一是耶稣会士走上层传教路线，服务于宫廷，引起了康熙帝对基督教的关注。1692年康熙帝颁发的容教令体现了对传教士的优容和对基督教的宽容。此外，中国历来存在由政治权威来裁决学术问题的统治传统，皇帝的谕旨有着无可动摇的权威性。二是当时教廷与欧洲各君主国之间、教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矛盾复杂斗争激烈。此时罗马教廷任命巴黎外方传教会阎当为教廷代牧主教，以便能将中国教区划归教廷直属管辖。阎当于1693年3月6日在中国传教区颁布了第一份与中国基督徒有直接关系且明确严禁中国礼仪的教令。其中心内容是：在其所辖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不允许传教士对基督徒的行为默许或误导；摘除各教堂内的敬天匾（当时许多教堂都有仿制康熙帝御赐汤若望的敬天匾）。阎当主教颁布这一训令，既是为了以此管理中国教区、约束中国教徒，维护宗教纯洁性，也是为了打击耶稣会以抬高自身威望。但阎当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康熙帝君主权威的挑战，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满。

2. 罗马教廷的反应与中国传统礼仪之争的深化

然而，当康熙帝1700年御旨被送抵罗马时，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在中国，康熙帝的旨意带有无可质疑的权威性，但是对于罗马教廷来说，世俗政权对神学问题的干涉，是政权对神权的僭越，对其神学传统及教权构成了威胁。故而教皇克莱芒十一于1704年以其最高宗教权威的名义颁布了与康熙帝1700年谕旨完全相反的教谕，作为对阎当1693年训令的支持和响应。1704年教谕无条件的禁止了基督徒执行祭祖祀孔礼仪，仅仅允许摆放写有祖先名字的牌位；并以此作为罗马教廷对中国礼仪之争最终裁决的基本文件。

几乎与此同时，罗马教廷派遣铎罗主教作为教皇特使来华传达这一指令并命其将中国教区直接收归教廷管辖，以实现教皇的直接控制权。铎罗主教于1705年12月14日到京。最初，康熙帝对铎罗主教表示优礼款待，但当知道铎罗来华的正真意图后，康熙帝马

^① 原文出自黄伯禄：《正教奉褒》。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56页。

上明确表态。康熙帝警告其不得破坏中国礼俗：中国不可能改变祖传的礼仪，中国礼节并不违背天主教义，因而基督教必须与儒学和谐相处。如若反对敬孔祭祖的话，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对于其设立教长以便将中国教区直属教皇管辖的要求，康熙帝则表示若要设立教长，只能从为其宫廷服务十年以上的传教士中选择。究其原因，则是康熙帝认为经过他多年的“怀柔”，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已与他形成了一种君臣关系，这一部分传教士会服从其统治。

铎罗主教感到情况棘手，故表示其对中国的知识不足以回答并推荐阎当来解答问题。1706年8月1日，阎当觐见康熙帝，通过与阎当的谈话，康熙帝得出了“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①加上阎当禁中国礼仪，摘敬天匾的举动早已冒犯了康熙帝的君主威仪。因此康熙帝产生了“阎当小人生事”的印象。1706年12月17日，康熙帝下达了驱逐令和领票令，将阎当等驱逐到澳门，永不许再进入中国本土；惩罚与之有关的基督徒，命令“永不复回西洋”的传教士“来京觐见”后领取凭证。至此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完全演变成为罗马天主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对中国天主教控制权的争夺。

3. 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较量

这场较量集中表现在两点上。一是谁可以对中国礼仪之争作出权威性的裁断；二是，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首要效忠对象是谁：康熙皇帝或是罗马教皇。

领票事件最能看出康熙帝把传教士纳入自己治下的意图。《正教奉褒》记：“康熙四十五年冬，驻京西士齐趋内殿。上面谕云：‘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的来历，百姓自然欢喜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发给。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文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挨次存记。将票书成款式进呈。’钦此！”^②“将来欧洲人需持票方好。否则，地方官不许无票者居住。除此，欧洲人无论何时被召入宫效命并即刻进宫时，都必须求一凭证。”^③“用内务府印发给”说明康熙帝把自己与传教士的关系视为“君主——内臣”的关系，而要求领票的传教士“永不回西洋”是要其脱离其与教廷的关系，“来京觐见”表示其愿意效忠、被视

^① 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65页。

^② 原文出自黄伯禄：《正教奉褒》，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324页。

^③ 转引自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76页。

为子民，目的是要传教士“被召入宫效命”。康熙帝在苏州时曾对“西洋人”说：“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罗马教皇如果“叫你们回西洋去，朕不叫你们回去。……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①这里康熙皇帝的态度和意图得到了明确的表示：将西方传教士归于自己的治下。

教廷对此不甘示弱，与康熙帝针锋相对。1707年1月25日铎罗发布了“南京教令”，除了宣布1704年的禁令外，还规定了传教士应该怎样应付皇帝的提问。在1707年、1710年、1711年教皇克莱芒十一又多次发表通谕，申明其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立场。到1715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以宗教宪章的形式发表了《禁约》（《自那一天》），口气最为严厉态度最为强烈。并且规定：“自此以后，凡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或再有往中国去传教者，必然于未传教之先在天主台前发誓，谨守此禁止条约之礼。随后即将发誓之音信寄到罗马府来。”^②“如若不然，我依天主教之罚处之”。^③教皇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在华的传教士明白，其应该服从教廷的决议，以加强对在华传教士的控制。双方的不同意图与强硬态度断绝了罗马与中国之间调停礼仪之争的可能性。

4. 嘉乐来华与中国传统礼仪之争的结束

禁绝中国礼仪与中国社会习俗及帝王意志相悖，在中国不存在执行的条件。在中国的传教士并没有按此教令行事，反而不断向教廷反映实际困难。故而，教廷再次派嘉乐来华（于1720年11月27日抵京），重申前述两点要求。在了解到其1700年的谕旨没有效果之后，康熙帝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康熙帝于嘉乐来时面谕西洋人：“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国，亦无关涉。”“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逆，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尔俱带回西洋去。”^④在康熙帝看来，基督教于中国“毫无损益”，如果传教士首先服从于教廷而不是他的话，除了“除会技艺之人留用”之外，其他的传教士还是回西洋的好。这就说明，康熙帝存有让传教士只效忠于自己的想法。康熙帝还明确表示：“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

^①（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48页。

^②（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70页。

^③（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48页。

^④（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56页。

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①这就说明，康熙帝决不会认为罗马教廷的宗教权威可以命令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徒首先是中国皇帝的子民，能命令中国人的只有中国皇帝自己。1721年1月18日，《条约》呈览，朱批：“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②至此，礼仪之争陷入了最后的僵局：罗马和中国互不相让，矛盾的不可调和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面临绝境。

5. 中西政教观念的不同

基督教有“上帝为万王之王，不仅有天上的神权，地上的一切政权也归上帝”的教义。正是这一点引起了西方天主教教廷与世俗君王之间的争斗。在斗争之中，西方天主教文化逐渐发展出了神权和君权相分离的思想和传统，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名义上，教廷管理一切宗教及神学事物，教皇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政教分离”“圣俗区别”成为欧洲天主教神学界的共识。而中国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皇帝既是政治君主，也是精神权威。正如谢和耐所说的那样：“中国皇帝把那些无法区别为世俗和宗教的职责与表现形态都集于一人之身，中国的天命观是一种不允许进行任何分割的完整概念。”^③臣民对帝王的绝对效忠是中国君主维护其对广袤帝国统治的必要条件。康熙帝可以容许其它宗教进入中国，但绝不会允许他的臣民有另外的精神效忠对象。罗马教廷想把中国变成教皇直接控制区域的意图与康熙帝极力想把天主教纳入其政治体制的想法之间就必然会存在着激烈冲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开始罗马教廷和康熙帝都有通过沟通来解决礼仪之争的愿望和举措，而礼仪之争却愈演愈烈：双方在权力分配上存在根本的矛盾，一旦发现对方的做法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自然会本能的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威。这场礼仪之争绝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冲突，而是天主教神权和中国君权之间的权力争夺战。雍正皇帝对在华传教士的一段话道出了清代统治者的心声：“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等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唯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唯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所畏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④

^①（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60页。

^②（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71页。

^③（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57页。

^④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1年版，256页。

在这场争夺战中，教廷表现的非常被动。因为康熙帝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根据其需要调整其政策，他的命令在中国具有无上的政治权威性。与之相对，教廷在中国不具有任何实际权力，中国政权从未承认其宗教权威的身份，它所依靠的仅仅是传教士和极少数中国教徒的虔诚。尽管基督教在西方不缺少宗教的排他性和对世俗权威的霸道；但是在中国，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宗教与政治、经济企图都会被断然禁止。更何况当时中国并不缺少任何政治自信、道理及其背后所拥有的实力。

三、觐见礼仪之争

（一）觐见礼仪之争始末

1. 觐见礼仪之争的过程

实际上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刚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礼仪问题。而其中矛盾的焦点是马戛尔尼拒行觐见中国皇帝时所必行的“三跪九叩”之礼。

1793年7月25日，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大沽后，乾隆帝命长芦盐政徵瑞作为钦差大臣前往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由保定至天津接待。当徵瑞抵达大沽后，听说英使欲以平行礼仪与其相见，即不出面，转而委派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为代表前往。并上奏乾隆帝：“查外藩使臣与奴才等相见仪注，向例总待以陪臣之礼。奴才拟赴该船时先告之仪注，该正贡使马戛尔尼、副贡使助阿那尔乐斯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奴才窃思，英吉利国原非安南、缅甸之比，其贡使稍示优礼，未为不可。但彼既以品级自居，奴才先行往见，有失国体。是以即令同出海口之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过彼船内。”^①钦差是皇权的代表，欲与钦差“平行相见”是对中国皇帝权威的挑衅。英国使臣的这一举动预示着中英礼仪之争的不可避免。

8月14日，当使团的船队自大沽经由天津逼近通州时，乾隆皇帝就英使觐见礼节向梁肯堂、徵瑞做出详细指示：“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摺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徵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报，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跪拜；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

^①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31页。

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贡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①这说明乾隆皇帝开始意识到英国人对“三跪九叩”之礼的抵触。

8月15日，徵瑞拜访英国使臣，告诉英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时应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则表示愿行英国觐见本国皇帝的礼仪。徵瑞在上奏中隐瞒了实情：“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奴才等随时教导，稔臻妥善”^②。然而此时马戛尔尼已经下定决心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徵瑞等人百般劝说均未达到目的。

8月25日，英使抵达北京之后，徵瑞再次向马戛尔尼提出演习叩头礼仪的要求。马戛尔尼出示了一份书面文件来说明这个问题。马戛尔尼在这份文件中说：“为了避免失仪……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特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③马戛尔尼请徵瑞将此转交当朝大学士和珅。马戛尔尼的这一提议根本无法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同。因为这种方法有损“天朝威仪”。

8月28日，当使团进入热河之后，徵瑞马上将信退还给马戛尔尼，乔人杰、王文雄也奉大学士和珅之命前来告知使团说：“不能考虑英国的独立身份，特使谒见皇帝必须行属国使臣礼节。……特使必须无条件地向皇帝行叩头礼。”^④

随着觐见日期的日益迫近，英国使团仍不愿行“三跪九叩”的觐见之礼，中国官员已经无计可施。徵瑞等人只好据实上奏。而乾隆帝闻讯后顿时愕然动怒。9月9日，颁旨说：“英吉利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愜。”^⑤当日，徵瑞即与乔人杰、王文雄一起催促马戛尔尼改变态度而未果。次日，乾隆皇帝的态度更加严厉，谕旨中说：“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愜。”^⑥故而徵瑞与乔人杰、王文雄再次劝马戛尔尼改行中国礼仪。马戛尔尼则坚持“或者双方行对等礼，或者必须使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2，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146页上。

^②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41页。

^③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325页。

^④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357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1434，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170页上。

^⑥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41页。

独立国使节和属国代表的谒见礼节有所区别。”并表示：“他谒见英王陛下是行单腿下跪加吻手礼的礼节，他也准备以同样的礼节见中国皇帝。”^①不久，徵瑞通知马戛尔尼，中国方面同意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马戛尔尼则表示同意。觐见礼仪之争找到了表面上的解决之道。9月14日，乾隆在万树园的帐篷里御坐上接见了英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9月17日，英使和众人一起参加了皇帝的寿辰典礼。

2. 中英双方对觐见礼仪之争结果的不同认识

实际上对于英国使臣在觐见乾隆皇帝时所行礼仪的具体细节，中英双方有不同的记载。据英人记载，在觐见时马戛尔尼等人是单膝跪地，未曾叩头。^②而在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臣等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③不同的记载源于中英双方对“单膝跪地”的不同理解。对于马戛尔尼来说免去吻手只是单膝下跪，只是行了半礼：并没有对乾隆皇帝表示高于本国君主的敬意，因此并没有损害英国的尊严，“单膝下跪”表示了英国的独立。而对于中国来说，“单膝下跪”是英国“化外之民”表示臣服的方式。

中英两国对此次觐见礼仪的不同记载和理解导致了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时有关礼仪的更大冲突。中国方面要求阿美士德使团按照马戛尔尼使团的前例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则不同意。嘉庆帝遂将阿美士德使团驱除出境。当1834年英国律劳卑使团再次来华时，礼仪之争再次上演。而此时的英国则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来与中国相抗衡。中国方面无法再坚持“三跪九叩”之礼了。

（二）中英“外交”观念的不同及礼仪之争的本质

1. 中国的朝贡体制

盛清时期的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只有朝贡制度唯一一种模式。朝贡制度含有文化、礼仪、外交等多重因素。从文化观念上来讲，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国内儒家礼治秩序的放大，中国是“天朝上国”，因而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君主的职责是修身至德以使“远人来朝”。从政治功用上来讲，朝贡制度可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教化和政治管辖，并且其“声教”所及的地区，对于清王朝来说都可以看成是其象征意义上的朝贡国。就其与贸易的关系而言，在

^①（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359页。

^②（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361页。

^③原文出自《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转引自王开玺：《马戛尔尼跪谒乾隆帝考析》，载《历史档案》，1999年2期，90页。

朝贡过程中，朝贡国与天子赏赐之间发展出一种间接的经济交换关系。海禁重开后清代实行“贡市并举”的政策。“朝贡”贸易与互市并行不悖，所不同的是，前者享受免税待遇，而后者则要照例纳税。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与中国确立“朝贡”关系来获得经济特权。

清代的朝贡制度秉承前代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尊卑有序，天朝为尊，各朝贡国为卑。其二，关系的确立是通过既定的礼仪程序来完成的。中国对朝贡国有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大清通礼·宾礼》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规定“在馆、迎来、朝见、宴赉、送往”，礼尽而事毕。朝贡国的臣属地位正是在这种具体的礼仪程序中得到体现。故而，中国要求所有其他国家的使臣必须对皇帝行“三跪九叩”觐见之礼，以示臣服。在这种观念制度下，清王朝必然会主观的把英国归入朝贡体系中，把英使来华视为“称臣纳贡”“诚心向化”之举。广州巡抚的奏折称英国“系称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山东巡抚金简则奏称“俾万里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崇视之诚”。^①在乾隆皇帝看来，要使得英国更加“诚心归化”就要运用“驾驭远人之道”，恩威并重，刚柔并济，给予厚赉。在诗中乾隆皇帝写道“怀远薄来而厚往”，^②在谕旨中则说“对远来贡使不可顶撞”^③。中国君臣的这些说法，表明中国方面对英国“朝贡国”身份的认定。

2. 英国的外交观念。

英国有着近代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平等外交”观念。这一观念主张每个国家都有对内的最高性和对外的独立性，在这一原则下国家之间以对等的存在出现。马戛尔尼的使华历程中，处处充满了这种平等观念的痕迹。在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帝的信中充分表明了英国的平等观念：“最神圣的乔治三世陛下，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④在9月11日拜会和珅时，马戛尔尼在听到乾隆皇帝身体很好后，明确提出“西方最伟大的国王能获悉有关东方最伟大君主的如此好消息感到由衷高兴。”^⑤“平等”所凭依的是实力。正如克兰默宾所说的那样，马戛尔尼其实是有意识地以大英帝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与成就来面对当时显然处于其力量与繁荣顶峰的中华帝国。派遣使团时，英国就

^①（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54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1434，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172页下。

^③（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80页。

^④（美）何亚伟著，邓长春译：《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61页。

^⑤（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118页。

已然意识到自身的进步和强大。在对礼品的介绍中，马戛尔尼表现出了对英国实力的自恃，“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表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航路，英王陛下不得已分批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①“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②对自身武器优势的介绍，即便不能理解为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马戛尔尼为了引起中国对英国的关注与重视而行的有意之举。

3. 中英觐见礼仪之争的本质

中英觐见礼仪之争的本质是中国和英国怎样定位彼此的身份，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建构彼此的关系，即双方是按照朝贡体系的尊卑原则来建构中英之间的关系，还是按照西方的“平等外交”来相互交往。中英双方都努力按照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来要求对方，看重的都是礼仪背后的政治意义而绝非礼仪本身。马戛尔尼所坚持反对的是“三跪九叩”的觐见礼仪所带来的英国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印象。不仅在“觐见礼仪”上，中英双方对“贡使——钦差”、“贡品——礼品”的不同称谓和理解也显示出中英双方对彼此身份的界定。马戛尔尼在给乾隆的礼品清单的中文译本中自称“钦差”而非“贡使”即是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表示英王与中国皇帝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乾隆皇帝则认为“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并命徵瑞“豫为飭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③中国官员把清单上的“礼品”改为“贡品”也是有其政治含义的。“贡”表示的是一种用奉献物品来表示政治遵从的行为，具有表示归顺臣服的象征意义。而礼品则是出于礼貌和善意所赠送的物品，赠受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

（三）英使团的目的与中国的态度

中英双方在觐见礼仪上的分歧，只是马戛尔尼使华时中英冲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使团谋求在华商业特权与中国维持既定商贸秩序之间的矛盾。无论“觐见礼仪之争”结果如何，英国使团的商业目的注定不会实现。英国人的要求一则涉及中国的主权，二则会破坏中国原有的商贸平衡。

^①（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86页。

^②（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86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1431，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139页下。

就英国方面来说，其历来特别重视对华的海上贸易。从18世纪开始英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欧洲的海外贸易霸主并几乎垄断了所有西方对华海上贸易。英国国王承认：“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国王陛下的臣民从事中国贸易的人数，比欧洲人和其他国家都要多。”^①英国政府通过对华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18世纪末，仅茶叶贸易一项，就占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对华贸易成为英国18世纪重要的经济支柱。^②正如英国人自己所说的那样：“商人的利益和活动随时受到政府极大的注意，并在许多方面影响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国派遣一个使节团到中国访问，自然它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去的。事实上，中英两国交易往来的情况确实也应当有所改变。”^③当时的英王乔治三世认为，商业可以互惠互利：“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④。但对于中国来说通商则是恩赐而不是互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⑤中英双方对于商业功用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

谋求商业利益是英国人访华的最终目的。故而马戛尔尼在觐见后不久，就以书面的形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而乾隆帝则对这五项要求一一驳回；而驳回的原因并非因为“觐见礼仪之争”惹恼了乾隆皇帝，而是因为英国人的请求本身就会扰乱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正如乾隆皇帝所言：“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稟请大臣等转奏，皆更张定制，不便推行。”^⑥

马戛尔尼的要求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扩大通商区域的要求：请求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并在京城设立商行。乾隆皇帝则坚持澳门一口通商：“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已遵行多年，并无异语。……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尔国既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从

^①（英）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548页。

^②（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3页。

^③（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17页。

^④（美）何亚伟著，邓长春译：《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62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14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182页上。

^⑥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767页。

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①

第二种，借用土地的要求：请求珠山附近的岛屿和广州附近的地方为泊船、贮物、居住之所。乾隆皇帝的答复是：“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踰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②

第三种，减免税率的要求。乾隆皇帝的答复是：“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自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行交易，自应仍在粤海关按例纳税。”^③

从中可以看出，清王朝与西洋各国之间的贸易“向有定制”，对于英国人的种种请求，乾隆皇帝均是“与别国一体办理”。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人的要求，是为了维护其既定的商贸秩序。

四. 礼仪之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

（一）礼仪之争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动摇

中国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儒家文化在清代仍然是中国对内对外的统治手段。对内而言，儒家文化传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物化为“中国传统礼仪”，中国百姓按照礼的要求生活，即是服从国家的统治。打破中国传统礼仪即是破坏中国对内统治的基础。对外将儒家文化的“华夷之辨”和“天朝上国”的观念与朝贡体系相结合，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带有儒家文化特征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对中国皇帝觐见礼仪的否认既是对中国对外统治的否认。故而两次“礼仪之争”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信仰和政治秩序的冲击，对此中国只能从其固有模式中寻求应变之道，以避免在交往中任何变动对其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破坏。康熙帝在“中国传统礼仪之争”时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可以理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年版，182 页上。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年版，182 页上。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年版，182 页上。

解为其对中国原有政治制度的维护。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使华时所带来的“平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种瓦解力，乾隆皇帝的所作所为是以中国特有的对外统治方式来对抗西方势力的对华扩张。更何况在“平等”的理念之下，交往方式和礼仪程序的选择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抉择的标准则是具体社会情况和统治策略需要。

在“礼仪之争”中产生的中西交往障碍并非中国有意为之。就第一次礼仪之争来说，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排斥基督教，而是积极的寻找一种能将其包容进儒家文化的方式。只是中国所希望的“基督教儒家化”，与基督教适应政策的“超儒”本意相矛盾。故而罗马教廷绝对不会容忍基督教的儒家化。清代统治者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具有瓦解力，会威胁到中国的对内统治后，禁教绝教必是当务之举。在第二次礼仪之争中，中国以“朝贡国”对待英国，似不能解读成中国的自大。在中国的传统交往模式中，只存有这一种方式。中国在与英国使团的交涉中，并非没有意识到英国的特殊性，但是中国无法凭空冒出一个与近代平等外交相关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如果对英国“平等”，中国如何维系其在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地位？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其他人种不承认他的威权，那么他对中国本身会俯首帖耳的期望又能保持多久呢？朝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具有威信方面的价值，而威信是践行统治时至关重要的工具。”英国要求与中国“平等”，会打破中国原有的对外格局。从乾隆帝给英王的敕书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枉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①在两次礼仪之争中，中国如果有实质性让步的话，对整个中国的传统社会将是一个瓦解因素。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是这样说的：“礼使老百姓服从安静，改变一个礼仪，就将动摇导致顺从的整个建筑”。处在清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背景中，西方在礼仪之争中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因为在礼仪之后所反映的本质是一种维护既有秩序的政治原则。

（二）礼仪之争与中国的历史进程

康乾百年之间，中国社会未发生质变，而西方已经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礼仪之争背后的中西方交流也许会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契机。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保守及对外国事务的排斥阻断了中西文化交流。故而中国应该为自身的缓慢发展负责。实际上，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先进的科技，是可以进行大工业生产的工业机器，无论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182页上。

是传教士还是西方使团都没有给当时的中国带来这些。

就第一次礼仪之争来说，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相遇，承载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命的是天主教传教士。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其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的贡献。正如侯外庐所说的那样“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①方豪则说：“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大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②但从主观上来说传教士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先进科学之间存有抵触，天主教传教士不可能乐于向中国传授除天主教教义以外的东西，所以西方传教士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的介绍给中国。即便是对有着人文主义传统、比较重视知识和科技的耶稣会士来说，其向中国传播的依然是以中世纪神学为核心的“西学”。况且这也只是其一时的传教策略。利玛窦在和徐光启翻译出《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后说“止，请先传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计其余。”^③这说明利玛窦不愿意中国人把过多的兴趣放在科学上而不是基督教教义上。“西洋远器”无非为宫廷所用，“欧氏几何”也只为少数士人所知。

到了第二次礼仪之争时，中英之间的较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业革命国家和传统农业国家的较量，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希望能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以展示其自身的优势。在马戛尔尼开列的礼品清单中有这样的描述：“天体运行仪，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从仪器上还可以看到太阳的轨迹，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日、周、时、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一个地球仪。它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人们可以从上面清晰地看到各个君主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④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皇家园林中并不缺少“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如天体仪、太阳系仪、时钟和自动弹奏音乐的机械装置”。乾隆皇帝说中国“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且强调中国“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四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189页。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692页。

^③ 《徐光启著译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6页。

^④ （法）佩雷菲特著，邓长春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85页。

①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精美的仪器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生产力。马戛尔尼明白：“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在马戛尔尼出使前曾建议：“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②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采纳。英国需要的是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不是一个可能在工业上跟自己一较高低的帝国。礼仪之争未能圆满解决，确实为中西交往制造了樊篱，但西方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先近的生产力。

同时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清代统治者并非排斥“西学”中的科学，而是反对“西学”中的“天主教教义”。康熙帝曾言：“赞美天主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启用彼等，臣民当深体朕意。”^③就是在康熙皇帝和罗马教廷之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康熙帝依然说“西洋人中有不会技艺之人，尔（嘉乐）俱带去。……嘉乐带来会技艺之九人，伊等情愿效力者，朕留用。”^④

（三）西方中国印象及对华态度的改变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来自《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君主贤明，政治稳定，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贸发达，交通便利，金银无数。此时“中国”这个概念对于欧洲人来说处于遥远东方的乐园，是神话和想象。当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出于向中国传教的目的，继续塑造中国的优越形象。门多萨神父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秉持了中国地广人众、繁荣富饶、科技先进的论调，并提到了中国人的智慧，说中国人能制造优于欧洲的火炮；但同时又说中国人十分傲慢，认为其他民族愚昧不化。利玛窦则说：“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衣食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尤须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还有大量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⑤但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传教士对中国与其教义和社会伦理相悖的地方，如中国人弃婴等问题，则直言不讳。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等人也在不断丰富及修正中国形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年版，182 页上。

② （法）佩雷菲特著，邓长春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 年版，8 页。

③ 转引自郭熹微《明清天主教兴衰刍议》，载《世界宗教史研究》，1993 年 1 期，78 页。

④ （意大利）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庭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附录《康熙使节与罗马关系文书》，160 页。

⑤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35 页。

象。此时大部分的欧洲人认为文本中的中国就是现实中国的真实写照，他们相信中国的优越。但是“中国礼仪之争”发生后，在华传教士不再塑造中国优越的形象，而是开始发泄对中国的不满，中国的形象开始出现裂痕。此时虽然西方对中国形象开始下降，但是此时的中西交往仍是以和平为主导并不存在战争。这是因为中国形象的强大已经深入人心，欧洲从未考虑到对中国使用武力。而这一切却随着英国马戛尔尼使华的结束而发生重大改变。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回国后所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英国使团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专制帝国，所实行的是卑鄙的暴政，中国社会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作勒索他人钱财。这种论调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在欧洲的形象由此一落千丈。马戛尔尼认为清帝国“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它可能像艘失事的船一样不会马上沉没，在漂浮一阵子后在岸边撞成碎片，但它将永远不可能在旧底板上重建起来。”^①马戛尔尼的这种论断可以说十分精辟，把清帝国的外强中干看得一清二楚。斯当东也提到“他们同世界其余的人在许多方面有很大不同，他们闭关自守，同其余世界无争，但也不愿同其余世界有任何往来”，“中国数千年来都闭关自守，少与外间接触，故不知世界一般情形”。^②这样中国就有了一个“闭关自守”的评价。“闭关自守”为英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找到了最佳借口。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失败，把原因归为中国官员的错误行为和清廷的“闭关自守”。阿美士德在提到觐见礼仪问题时说：“从本次使团和1805年俄国使团的例子中发生的事情看，我认为除非同意不折不扣地行鞑鞑叩头礼，任何外国使节都不会被接纳而见嘉庆皇帝。”^③在英国方面看来中国的“闭关自守”和在“觐见礼仪”上的坚持阻碍了中英之间的外交接触；再加上中国“衰弱”，英国用战争暴力打开中国大门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美国学者何伟亚在《东方习俗与观念：英国首次赴华使团的计划与执行中的考虑》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19世纪英国对中国的攻击是以前的松散的暴力行为的重复，早在英国人枪口对准中国人之前，中

^① 克兰默宾 (Cranmer Byng):《赴华使团》(An Embassy to China), 朗曼 1962 年版, 212-213 页。转引自侯强《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外交收获》, 载《江西社会科学》, 2003 年 5 期, 137 页。

^② (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版, 121 页。

^③ 转引自张顺洪:《了解与行动:英国对华的认识与鸦片战争》, 载《江海学刊》, 1999 年 5 期, 134 页。

国已在文字上被摧毁。”^①

五. 重新评价礼仪之争

(一) 清朝皇帝对礼仪之争的态度和原因

康熙帝曾积极与罗马联系, 商议解决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 但当其发现教廷的意见与己相悖时, 便决然采取严厉态度。乾隆帝既坚持用适用于朝贡国的礼仪来对待英国, 又下令严防英国“滋衅”。这正说明了清代统治者认识到了西方势力的强大。康熙皇帝在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中, 已经看到了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威胁: “海外如西洋等国, 千百年后, 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 务须安不忘危。”^② 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后亦曾明确指出: “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 南有欧西各国, 更是要担心的, 西有回人, 朕欲阻其内入, 毋使捣乱我中国。”^③ 乾隆皇帝更是看到了英国势力的逐渐强盛, 谕旨中说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 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 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 畏其恣横。今不准其留人在京, 该国王奉到敕谕后, 或因不遂其欲, 籍词生事, 不可不预为之防。”^④ “西洋各国夷商, 本素畏英吉利强横。”^⑤ 乾隆皇帝认识到对英国应该严加防范“观该国如此非分干求, 究恐其心怀叵测, 不可不留心筹计, 豫为之防。因思各省海疆, 最关紧要, 近来巡哨疏懈, 营伍废弛, 必须振作改观, ……海疆一带营汛, 不特整饬军容, 并宜豫筹防备。……著传谕各该督抚, 飭属认真巡哨, 严防海口。若该国将来有夷船驶至天津、宁波等处, 妄称贸易, 断不可令其登岸, 即行驱逐出洋。倘竟违抗不遵, 不妨慑以兵威, 使知畏惧。”^⑥ 同时乾隆皇帝也看到了, 虽然英国军事力量强大, 但因中英之间没有直接接壤, 故而在短期内中英之间不会有军事冲突: “英吉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 或致寻衅滋事, 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 即使妄滋事端, 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睹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 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以期有备无患。”^⑦

^① 何伟亚:《东方习俗与观念:英国首次赴华使团的计划与执行中的考虑》(James Hevia, *Oriental Customs and ideas: Considerations in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年7期, 145-146页。见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一百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81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0,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版, 650页上。

^③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15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1435,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版, 192页下。

^⑤ 《清高宗实录》卷1435,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版, 192页下。

^⑥ 《清高宗实录》卷1436,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版, 196页上。

^⑦ 《清高宗实录》卷1437,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版, 207页下。

所以说，清代统治者对西方的态度绝不能解读成“自大”，正是因为其看到了威胁，清代统治者才在与西方交往中表现出强硬态度。而断绝中西方交往则本非清代统治者本意。事实上“礼仪之争”后，中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仍是不绝如缕。

（二）礼仪之争与中西文化的认同

“中国传统礼仪之争”与“外交觐见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政治摩擦在引发冲突的同时也架起了理解与沟通的桥梁。“礼仪之争”折射出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认同问题。换言之，即源于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冲突能否避免。在中国礼仪之争发生时，罗马传信部曾有这样一份不同寻常的指示：“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地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①在军机大臣松筠奉旨送别马戛尔尼时，对中国的作法解释道：“两国相隔万里，它们的习俗必然相异。因此英国人不应当从坏的方面理解中国人的态度。他希望他们不要带着对中国不利的印象回国。”^②更值得深思的是：反对中国礼仪，天主教对三跪九叩的觐见礼仪表示认可；拒绝叩头的马戛尔尼则对中国礼仪表示宽容。在“中国传统礼仪之争”中，所有在京的传教士，无论遵行中国礼仪的耶稣会士，还是反对中国礼仪的方济各会士都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包括对中国礼仪顽强抵制的马国贤等人。这说明天主教传教士尊重中国的君主权威。而新教徒马戛尔尼则与之相反。他拒绝叩头，认为别人不能强迫他对别国君主行高于本国君主的礼节。对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礼仪之间的关系，马戛尔尼则认为“他们（指中国人）只要信了一种神，以后他们非常容易相信任何一种新的宗教所宣传的能够抵抗天灾人祸的任何超自然的神祇保佑。他们的信仰不是排他的，假如基督教能够同其他的教条结合一下，他们也能大批相信基督教。准许他们一方面信教同时还能崇拜祖先的传教方法比不许祭祖效果好的多。……中国人对基督徒的最重要的指责就是说这些人‘不敬祖先’……中国人对于一切宗教抱着自由主义的思想。”^③马戛尔尼的观点反映了西方宗教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说明了仅从文化角度而言，中西方之间并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西方人也认为“礼仪之争”其实可以不争自绝，戴西拉主教认为“要是两个自大的家伙——马戛尔尼和80年前的铎罗红衣主教——没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

^① 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43页。

^② （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428页。

^③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418页。

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铎罗红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国礼仪之争——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①然而文化差异并不是中西冲突的唯一原因。第一次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中西教俗权力的争夺。第二次礼仪之争则是中英两国实力的暗自较量：英国以其科技和海军力量向中国炫耀，中国则派遣军队向英使“致意”。文化竞争即是权势竞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化冲突无可避免——因为它是权利争夺的屏障和借口。

^①（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10页。

结 语

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有三种主要途径：商贸往来、基督教的传入及西方使节来华，在交流之中必然会存在冲突与摩擦。无论是“中国传统礼仪之争”还是“觐见礼仪之争”仅仅是中西冲突的形式。中西双方对“礼仪”的不同看法本身并不是中西“礼仪之争”的主因。中国对原有秩序的维护及西方势力的扩张才是中西“礼仪之争”的本质。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清代中西交流中的一切矛盾。

故而，在文化范畴内探讨中西“礼仪之争”并非本文的主要意图。本文所要说明的是：清朝统治者在西方的强势扩张面前所表现出的防范举措是具有合理性的。在处理“中国传统礼仪之争”时，康熙帝力求把中国天主教会纳入其原有的政治体制中，无非是为了维护君主权威和对内统治。同样，在中英“觐见礼仪之争”中，乾隆皇帝之所以坚持“三跪九叩”，是为了维护其在朝贡体制之下的对外关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既定商贸秩序的维护注定了英国使团的商业目的不会实现。

中西“礼仪之争”背后的中西交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未必是有利之事。西方对中国“礼制”的冲击会动摇中国原有的政治秩序。西方的政治文化观念亦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国所接受。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生产力，无论是传教士还是英国使团传入中国的东西都是经过其主观选择和改造的。并且对中国而言最为不利的是，西方在这一时期所形成中国印象是负面的，这为其后发动对华战争找到了口实。

而清朝统治者在处理中西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西方势力的威胁，故而对其严加防范；这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而不是“自大”的表现。实际上，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了双方在礼仪风俗上的不同，并且能够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那么造成中西冲突的根源就并不是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仅仅是权利争夺的屏障和借口。

以上是对本文主要观点的回顾。受学力、资料等因素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及论述有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商贸往来是当时中西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商贸冲突同样是中西之间的主要冲突。本文并没有明确阐述中英“觐见礼仪之争”前后中英之间的商贸互动情况及中英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其次，清朝统治者虽然认识到了西方势力的威胁，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及一定的防范措施，却仍然没有阻挡住西方势力的入侵。那么，在清朝原有统治模式中是否可以找出阻挡西方势力入侵的有效方法，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本文缺少中国除官方以外人士对中西“礼仪之争”的看

法和认识。

需要特别说明说明的是，对中西“礼仪之争”的研究，并不是研究“礼仪之争”本身，而是对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交流中的冲突和摩擦进行探讨，随着对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所面对的迷惑也越来越多，本文所阐述的不过是对中西交流的一些浅薄看法。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正是下一步的研究目标和方向。

参考文献

一. 档案古籍

-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徐光启著译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二. 中文著作

-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四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
-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 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湾光启出版社，1992年版。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1年版。
-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黄时鉴编：《中外关系史大事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
-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吴荻苇：《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

版社，1993年版。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

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一百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三. 外文著作及译著

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

(法)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美)何伟亚著，邓长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英)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

(美)费正清、刘广京等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英)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惠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德理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

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版。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法）白晋著，冯作民译：《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版。

（意）马国贤撰，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John King Fairbank (1968). *The Chinese World—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四. 论文

冯佐哲：《试论顺康雍三朝对西方传教士的政策演变》，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3期，46~57页。

林金水：《试论南怀仁对康熙天主教政策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1期，47~53页。

郭熹微：《明清天主教兴衰刍议》，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1期，78~92页。

李晟文：《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载《清史研究》，1995年3期，48~61页。

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121~130页。

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载《清史研究》，1993年3期，1~8页。

王开玺：《马戛尔尼跪谒乾隆帝考析》，载《历史档案》，1999年2期，90~94页。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9期，52页。

黄坚：《试析马戛尔尼使华》，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12期，57~60页。

刘凤云：《论十八世纪中英通使的礼节冲突》，载《清史研究》，1993年3期，9~16页。

黄兴涛：《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载《清史研究》，1993年3期，17~26页。

侯强：《马戛尔尼使华期间中英双方心态研究》，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期，74~78页。

侯强：《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外交收获》，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5期，137~140页。

侯强：《马戛尔尼使团对华外交策略评析》，载《学术探索》，2003

年 6 期， 54~57 页。

高换婷：《英使马戛尔尼访华》，载《中国档案》，1999 年 6 期，46~47 页。

赵世瑜：《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写在英使首次访华 200 周年之际》，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 5 期，25~34 页。

吴大康：《马戛尔尼的使命——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再探》，载《安康师专学报》，1999 年 4 期，24~27 页。

张顺洪：《了解与行动：英国对华的认识与鸦片战争》，载《江海学刊》，1999 年 5 期，134~139 页。

致 谢

硕士论文得以完成，首先必须感谢我的导师谢景芳教授。在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我两易其题，三易其稿，给老师的指导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然而老师始终给予我无私的关怀和帮助，将家中收藏的各种资料借给我作为参考，并不断的鼓励督促我。“授之与鱼，不若授之以渔”，老师的治学态度和为师风范足以使我受用终身。

其次，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关心、帮助、支持。在文章尚未成稿，痛苦难当之时，同学们不断地给予我安慰，并主动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尤其感谢石怡同学在《清实录》的校对工作上付出的时间和提供的便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亲友们。论文写作期间，家人和朋友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以便能让我心无旁骛地从事论文的写作。

自己的论文水平如何，自己是最清楚的。与其说我所拿出的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还不如说是我三年来的思考记录。受个人能力和资料所限，论文中存在许多漏洞和不足。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以期有一天可以在这个题目上做出开创性的成果。论文的不足之处，恳求各位师长给予批评和指正。

量

作者：[张雅婧](#)
学位授予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向阳生, 罗晓东, Xiang Yangsheng, LUO Xiaodong 试论清史的基本特征 -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 \(3\)](#)

对清史的研究, 应将清朝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 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 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来观察。清朝维系和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 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使中国迅速落后于世界大势; 清朝在中国“大一统”中有特殊贡献, 但后期丧权辱国也是亘古未有的; “康乾盛世”从清史来讲无疑为盛, 而从中国历史来看则是错失发展机遇的遗憾的年代。

2. 期刊论文 [刘晓霞, Liu Xiaoxia 从当前影视文艺作品看“康乾盛世”的另一面 - 文史杂志 2006, "" \(3\)](#)

“康乾盛世”, 这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朝盛世, 几百年来为人称颂; 研究清代历史的著述、中国通史著作以及中学历史教科书, 也都众口一词, 评价极高。近几年来热播的, 以《康熙帝国》、《雍正王朝》、《天下粮仓》为代表的系列电视剧, 更是把这段历史(1662年~1795年)上的三位皇帝描绘成英明圣君, 吹上了天。

3. 期刊论文 [王静, 翟宝申 华盛顿和乾隆对中美两国及世界进程的影响 - 社会科学论坛 2007, "" \(14\)](#)

乾隆和华盛顿两人的政治遗产对中国和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英明有为的皇帝。但所谓的乾隆盛世, 看似盛世, 其实隐藏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华盛顿是美国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盛顿开创了人类政治的新纪元。借鉴乾隆和华盛顿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 我们应合理地进行扬弃。

4. 学位论文 [王洋 雍正帝平议 2008](#)

有清一朝, 辉煌在前期。夕阳余晖的康乾盛世中, 雍正被康熙和乾隆的光辉所遮掩, 在后世人的眼中, 他更多的是凶残狠毒的形象, 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 更重要的是他给帝祚绵长的父皇丑了丑添了彩, 又留下文治武功的历史空间任儿皇发挥去。他刚毅有为、谋深计远, 于政治经济多有创新承前启后地奠定了大清的康乾盛世。

要说雍正, 就先得从康熙后期的九王夺嫡说起。康熙在御座上坐了六十一年, 创造中国历史上一项空前纪录。不愿重蹈前朝皇位继承之覆辙的他, 很早就立了皇太子, 可储君却被晾在一边四十余年, 生出了许多不耐烦, 于是就有了废而复立、立而复废的闹剧, 英明一世的康熙却栽在了儿子的手上, 引发出诸多皇子的觊觎之心。在这期间, 便是父子间围绕权力交接的矛盾焦点, 集中体现了兄弟之间应该由谁接班的竞争, 符猎般的耐心、毅力、伪装和爆发的智慧尽蕴其中。

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个后来来临大位的皇子胤禛, 他出身庶门, 热衷佛学, 与世无争, 却把真实的动机隐藏在心灵深处, 将康熙留下的的是一个较为醇厚老成、孝敬恭谨的印象。他虽不张扬外露, 却也只能作泄, 在露与不露之间沉浮隐显, 头脑相当清醒冷静, 并看准时机, 毫不犹豫地入嗣大位, 锁定帝位之争。正可谓八王夺嫡, 蓦然回首, 天地英雄却在声色不动之中。

从九王夺嫡的硝烟中胜出的雍正, 立刻着手改革继承之法。首创秘密建储制度, 公开册立太子在不明确之间, 成为后世的“立嗣之法”, 清王朝至此再无各王争位的重大祸乱。

雍正之狠, 给后人留下了骂名。入主大位的他, 面对当年争储存着不虞之心的兄弟采取了非常残忍的措施。最具挑战性的允禩和允禵, 雍正不能不痛下狠手, 把他们废为庶人, 两人不久被圈禁高墙或秘密处死, 其他几个争位的皇子们也多圈禁高墙, 解除了来自内部的威胁。对于来自皇室外部的威胁, 雍正更不手软, 尽管他们是曾为他立过功勋的重臣——帮助他登上帝位的隆科多和年羹尧。但他们却自恃有功、妄勃勃君之形日显, 成为皇权的大患。所以当帝位一旦坐稳, 年羹尧几个月之间, 便由一个抚远大将军降到闲散章京, 直至令他自裁, 隆科多亦永加监禁, 从而彻底清除了专制的障碍。为了自己的统治, 他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 大搞铁腕政治来打败所有政敌。

雍正还是个改革家。乃父留下的天下不是尽善尽美, 他实行“火耗归公”之法, 大惩贪官污吏, 对官员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 使吏治得以澄清。颁行“摊丁入亩”的赋制使政府财政有了保证, 人民负担得以减轻。接着又改革官制, 始设军机房, 后改为军机处, 亲自掌握军政要务, 使清前期的内阁与议政亲王大臣之权成为虚设, 皇权得到进一步集中和加强。为防止权臣、诸王结党, 雍正还派出特务进行监视, 同时发明了密折奏报制度, 使官吏互相监督制约, 更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 政令畅通, 有力地保证了皇权的垂直管理。这一切, 都透视着他作为一代清帝的不凡。

保持国家稳定, 巩固版图, 固国强军, 争取边疆和平, 也是雍正毕生所致力目标。雍正朝设立了驻藏大臣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 对和硕特蒙古和准噶尔蒙古叛乱的镇压, 虽未达到理想效果, 也保证了西北边疆的稳固; 对西南和湘西等少数民族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成功, 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交往, 捍卫了中央集权。

十三年, 弹指一挥间。纵观雍正的一生, 在皇帝宝座方面争得其所, 在交接权力方面传得其所, 有始有终, 更富于传奇色彩和最高当政者的创新魅力, 无论从争夺权力、运用权力到守住权力, 雍正的从政艺术都具有一定的典范性, 时间上虽远逊于乃父和乃子, 却恰到好处, 能让人读出深长的意味来。

5. 期刊论文 [苏风格, SU Feng-ge 康熙时期黄淮水灾成因探析 -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9 \(4\)](#)

康熙时期曾大规模地兴修黄淮水利,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浩大的人与自然的斗争, 为“康乾盛世”繁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次大规模地兴修黄淮水利主要是因为当时水灾发生频繁。引发黄淮水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原因, 二是社会原因。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 and 比较可以得出: 人为活动所造成的破坏是引发水灾的主要原因。

6. 期刊论文 [郝庆云, 魏国忠, HAO Qing-yun, WEI Guo-zhong 论肃慎族系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满语研究](#)

2001, "" (2)

肃慎族系因最早有肃慎一族而得名, 其历史悠久, 文化内涵丰富, 作用突出。本文根据肃慎族系的发展历程分三部分阐述其历史作用, 第一、远古至隋唐时期, 该族由一个部落分散、不统一的渔猎民族发展为声明赫赫的“海东盛国”, 并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辽宋时期, 女真人崛起, 建金、灭辽宋, 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促进了民族融合, 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三、明清之际, 满族入关, 君临天下, 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成功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平定了叛乱, 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广阔疆域。

7. 学位论文 [张祥稳 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2007](#)

本论文以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年)全国18个省的自然灾害与荒政为研究对象, 阐述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全貌, 研究这一时期拯救灾荒的政策措施及其落实情况, 分析自然灾害与荒政对康乾盛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占有材料的基础上,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研究方法, 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 综合运用计量、归纳、考证、演绎等研究手段。按照选题研究思路, 充分利用和吸收自然灾害史、荒政史和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 借助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全面介绍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 梳理乾隆时期的荒政体系, 研究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结构安排上, 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既有对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和荒政落实情况的整体描述, 又有典型的个案分析; 在行文过程中, 把文字叙述与图表显示紧密结合。

第一章, 主要阐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 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 研究的目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存在的不足和研究方案, 以及本论文研究的时间段和地理范围界定, 等等。

第二章, 详细介绍清代乾隆时期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冻灾、风灾、瘟疫和地震等八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乾隆朝60年间, 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特别是水旱灾害。在上报至中央政府、确定已经“成灾”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中, 水灾被及的总州县次约为8074个, 旱灾为3770个

，雹灾为1148个，霜灾为163个，风灾为271个，人疫、牛疫共68个，地震111个。由此看来，乾隆时期，水旱雹灾发生最为频繁。在各类已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有的被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危害严重，所以文中有选择地对一些特大自然灾害作专题介绍。

第三章，主要是在把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与清初康熙朝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等。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其自身的特点，如：灾害种类繁多，以水旱雹灾为主，地区分布不均衡，年发生情况差异较大，地形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着灾种及其发生的频度，等等。显然，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探讨乾隆时期的人为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如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民间对水利兴修的消极态度，各地普遍存在的与水争地现象，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等等。所有这些，使自然灾害发生更加频繁，危害更大。

第四章，首先，简述清代以前我国古代荒政的发展历程，介绍清初顺康雍时期救灾的基本程序、主要措施及各荒情况，以便于对乾隆以前荒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下文阐述乾隆时期荒政作必要的铺垫。然后，着重研究乾隆时期，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府在借鉴前代荒政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救济灾荒的制度，并在实际中加以落实。虽然这一时期关于荒政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但在“以例治天下”的清代，已经出现过的赈灾行为即是以后救灾的范体。实际上，乾隆继位以后，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使政府救灾行为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荒政的集大成时期，它也是我国古代荒政最完善的时期，不论是与有清一代的各朝相比，还是与清代以前的各代相比，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自然灾害的出现，荒政便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初顺康雍时期，救灾的基本程序包括报灾、勘灾、审户和给赈，主要措施包括蠲免、抚恤、赈济、借贷、缓征、平粟、安辑流民等，地方主要是通过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积谷备荒。乾隆时期，赈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与康熙时期不存在多少差异，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时间上的规定作了变动，有利于灾后赈、贷、蠲、缓事宜。在赈济问题上，乾隆始终恪守一个原则，即成灾必赈，它包括灾后抚恤、正赈、加赈和厂堂赈济，特别是加赈，在这方面，乾隆朝的政策极其宽大，几乎每年都有此举；赈济的钱粮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乾隆一贯反对私人钱粮参与其中，除了乡村的粥厂等慈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仅赈济一项，60年间国家花费的银粮可谓不计其数，无法准确统计。在灾后借贷和钱粮缓征方面，乾隆时期的政策大大突破了前代的规定，政策上有越来越重视和宽松的趋向；特别是以往例不缓征的漕粮、清项，在这一时期常常予以“法外开恩”。这对缓解灾民困苦，使灾区粮食充裕，稳定粮价和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灾区赋税的蠲免也是乾隆时期荒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使蠲免的有关政策得以兑现，而且在皇帝巡幸、战争爆发、连年被灾和普谕全国钱粮之际，灾民们也往往得到额外的蠲免，甚为惊人。为了使灾民有力购粮度日，乾隆还将政府所储或所购之粮减价出售，有按例减价，亦有按例减价，即通过政府对灾民的粮价补贴，尽可能让灾民度过难关。除了政府直接向灾区调拨大量的粮、银外，乾隆还充分利用市场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自由流动，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为灾区“解食”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乾隆为救灾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在各荒特别是在地方积粮以备荒歉方面关注不够，因而使各地最终把救灾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的临时补苴上，这主要表现在各州县积储严重不足、积储制度徒有虚名，乾隆对这一情况也是一清二楚。总之，乾隆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在荒政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尝试。这一时期的荒政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各地荒政落实情况差异较大，不尽人意，文中通过个案的分析，使我们可见这一问题一斑；造成荒政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五章，它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熙盛世的衰落与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和荒政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康熙盛世是在乾隆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位学者把自然灾害、荒政与康熙盛世的衰落联系起来。实际上，笔者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使本来就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出现了倒退的趋向，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荒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实际上其作用微乎其微；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一方面迫使清廷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对灾区的蠲免赈济等；另一方面，对被灾区钱粮的缓征和对灾民的借贷，也使数额巨大的钱粮因灾害连年、人民生活困苦等原因而最终无法归还，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依靠政府度过难关，这样就使得政府与百姓暂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民群众在与官员的面对面接触中，更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吏治败坏等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本身就暴露了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在我国封建社会，“四民之中，最苦者农也”，毫无疑问，在自然灾害中真正受苦受难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本来生活就十分困苦，劳作终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可以想象在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下是一幅怎样的不堪入目的灾民图。尽管乾隆荒政在实际中为了救民于水火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但由于存在全国粮食总量严重不足、自然灾害过于频繁、吏治败坏等多方面因素，使这一时期的荒政并没有能够解决灾民的实际问题，因而灾区的饥馑、逃灾、抢米等斗争此起彼伏，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灾民流离于道络绎不绝，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安置措施，但最终没有遏制住流民大潮，使他们最终成为清代中后期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所以，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最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正是在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风风雨雨声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浪潮中落下了帷幕。

第六章，对本论文的第二至第五章进行总结和提炼，认为：清代乾隆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有其自身的特点是：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频繁的最直接的原因，但人为原因却不可忽视。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它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灾民生活更加贫困，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乾隆在荒政上可谓不遗余力，慷慨大度，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另外，还应与他的个性和信仰佛教有关。

康熙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它开始衰落于乾隆朝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然灾害及荒政的影响不应忽视。透过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荒政及其对康熙盛世衰落的影响的全面考察和研究，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一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自然灾害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荒政是一把“双刃剑”，要重在落实；四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必须把科学防灾、救灾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也必须把依法救灾和以德救灾有机结合。

8. 期刊论文 林萃 酷爱数学的皇帝—中学生数理化（七年级数学华师大版）2007，“”（11）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君主，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8岁继位，14岁亲政，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康熙不仅文武兼备，而且好学勤政，能较好地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创了康乾盛世，促进了清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令人惊讶的是，康熙还被称为“最博学的皇帝”。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通晓音律、自然、天文、地理，其中又对数学情有独钟。

9. 期刊论文 徐爱信, Xu Aixin 乾隆皇帝与地震救灾—防灾博览2005，“”（2）

乾隆在位6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开明皇帝，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统治前期励精图治，进一步巩固和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使清王朝的统治达到强盛的顶点。他诗文百艺，无所不好，御笔文墨，举国遍布。流传给后世无数的故事，但他在地震发生后对救灾官员的整顿，却极少有人提及，而这是发生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

10. 学位论文 杨振蛟 清代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研究 2004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其中，康雍乾三朝不仅是清朝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而且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因此，众多史家花大力气对康乾盛世进行了研究。其范围涉及到各个领域。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思想路线的转变，学术界开始重视经济史研究，清代经济史的研究愈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这不仅由于经济是基础，更由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形势。关于蠲免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三个方面：第一，总结清前期蠲免情况及其影响；第二，就一朝蠲免情况、就个别省份或地区的蠲免情况具体论述；第三，关于蠲免规定的论述。但迄今尚无完整的有关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研究的专著，少数论文散见于国际学术会议或中外学术期刊上，在选题上主要集中在对具体某一方面或一地的蠲免政策的研究，且缺乏对清代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发展过程的剖析。出于上述考虑，关于清代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作者从这一层面出发，探讨其与康雍乾时期之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从理论意义、学术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十分重大，是学者从事历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课题。雄辩的历史事实证明，在决定一个王朝兴衰的多种因素中，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一个王朝兴衰的重要驱动力，而清代康雍乾时期的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阶段——康乾盛世的重要经济政策又极具典型意义。这就是作者选择清代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原因和旨归。作者主要从政策发展的内在理路着眼，接近那段历史的时代语境，试图分析蠲免政策的背景，考察其兴起、发展的过程，探讨其与康乾盛世的关系，并揭示其衰败的原因，力求在研究过程中不虛美，不掩恶，历史主义地勾勒出本来面目。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60058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19a2e8c-4dc8-419d-9a64-9e4d0082a7a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